

湖南大學六年回顧(一)

李昌來

由平江徒步到長沙

我六歲入學，在平江縣立第二十三初等小學就讀。校址設在我家私有的一座富麗堂皇客舍，亭臺樓閣，花木扶疏，聘請一位老師，教授二十

來個兒童，都是我的叔叔和兄弟姐妹。四年畢業後，升學平江縣立第一高等小學，校址設在平江縣城外之天岳書院，爲吾邑之教育聖地。祖父、父親及同邑諸先輩等都在天岳書院讀過書，環境清幽。在此就讀半年尚未應學期考試時，於民國六年底遭受軍閥沈鴻英部隊過境之騷擾，學校因之停辦。乃逃往大姨母家，隨同躲避兵災，因之失學。民國七年夏，平江第六高等小學成立，校址設在我鄉長慶李氏宗祠內。離我家約有五華里之遙，就近入學，至民國十年夏，讀滿三年畢業。旋往天岳書院平江縣立師範升學，這是當時我邑的一所最高學府。可惜與我的志趣不合，我喜歡英文、數學、理化三科，該校却不注重；我不喜歡手工、圖畫和音樂等課，而師範課程表上，每週都排有這些課程，使我頭痛不堪。在平江師範讀畢一年預科，於民國十一年秋季開學後，

得到一個偶然的機會，約好一位讀完平師二年級的同學潘名世，並向大姨媽佑生借到銀洋八元，肩背包袱，徒步向遙遠的省城長沙行進，目的在找到一所合乎自己志趣的學校就讀。

我們以三天的時間，走完近三百華里的路途，於傍晚到達目的地——長沙。在徬徨於歧路之時，設法找門路，晉謁我縣省議員方維夏（竹雅，此君後來加入共產黨），承他指導，勸我學工，介紹給私立楚怡甲種工業職業學校。我持函謁該校教務主任孔質菴，當時秋季開課已久，即在其辦公室臨時出題給我考試，同時與考者共四人，結果淘汰三人，我幸被錄取，編在預科甲班聽講。省會爲全省人文薈萃之都，土頭土腦加上一口平江俚語鄉巴老的我，與長沙一批時代青年同處，到處被人戲玩、欺侮。這種孤軍單Q式的生活，也能逆來順受，因爲楚怡工職的施教重點，完全是工學的基礎學科，以英文和數學爲多，功課負擔繁重，壓迫得我喘不過氣來。

校址位於長沙市的東北角，街名稻穀倉，離城中心之八角亭距離遠，約有三四里之遙，爲了攻讀，一個學期也難得進城逛街一次。不過，每

年陽春三月或秋高氣爽之時，學校當局總要爲師生安排一次郊外旅遊，作寬日遠足活動，目的地十之八九是湘江對岸不遠的嶽麓山。

決心升學湖南工專

當時我是一個年僅十五足歲的少年，隻身在外，辛辛苦苦籌措學雜膳宿各費，刻苦自勵，努力奮發；每日的活動範圍，僅是教室座位與宿舍自修桌前之間。既不上球場奔馳，也不與同學交往，生活如此呆板苦悶，一週學校舉辦集體郊遊，作嶽麓山之竟日旅行，內心便充滿興奮情緒，隨着隊伍，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乘坐小型渡船，登彼岸後，半跑半跳可以一口氣爬到風景佳勝的雲麓宮。雲麓宮標高二三〇公尺，站立在宮舍大門前，低頭看，嶽麓書院院舍盡收眼底；抬頭則望到湘江如帶，綠水滔滔。返身誦讀雲麓宮門柱上一副名聯：「東南紫氣來衡嶽，日夜江聲下洞庭。」對景生情，大有忘我之感。

嶽麓山上當時僅有由湘江渡頭牌樓口，通達嶽麓書院大門前的一條碎石鋪設的大馬路。山間沒有一點人工裝飾，却遺下一兩千年以來的古跡

和名賢的墨寶佳句不少。天然風景則美不勝收，古木密集參天，樹梢為溫帶和亞熱帶的飛禽聚居棲息之所，候鳥如春燕、如秋雁亦愛光臨作客；每當晨興日沒之時，空中展翅飛翔，萬鳥齊鳴，悅耳的合奏樂章，與帶着朝陽或夕陽照射的五光十色的翎毛，耀眼悅耳。陽春三月，嶽麓山上的映山紅（又名杜鵑花），漫山遍野地怒放，有勝於臺北市陽明山之春光。秋高九月天，愛晚亭週遭五百公尺範圍以內，千萬株高聳入雲的古楓，楓葉嫣紅，為幾里外隔江的長沙市民所翹首欣賞。有古人名句為證：「停車坐愛楓林晚，霜葉紅如二月花。」愛晚亭這一名勝古跡，卽以此詩章命名的。嶽麓山附近農家種植一種土產水果，名叫「涼薯」，涼薯在湖南老鄉中，為人人所喜愛吃的，水份既多，又稍帶甜味，一年到頭都有，夏秋更多。嶽麓地區市價很低，為遊山仕女所搶購，人人手持一枝涼薯，解渴生津，增加爬山之遊興不少。長沙是一座有名的古城，誦讀唐詩：「一位遊客去長沙，西望長安不見家。」離中原地方很遠，雖不算是邊陲南蠻之地，却為一處偏遠地區。不過歐風美雨，浸淫得早，民國初年廣設學校，文風頗盛，留學英、美、德、法及日本等國之學人學成後，回省任教者甚多，他們造就出來的中學生及大專學校之畢業生的成績，與江浙等省及平津地區的同等學校並無遜色。

當時在我幼小的心靈上，也許是心領神會，也許是老師的指示，認為升學無須「出湖」——走出洞庭湖，遠去數千里外交通不便的通都大埠。求學不必選擇地方，只要自己能努力奮發，什麼地方都可讀通經史。那麼，微積分及高等數學、大學化學及物理、電學及機械工程等近代科技與工程，同樣也可以在長沙的大專學校學得好的。因之下定決心，也為家庭之財力負擔着想，如果今後要升入大專學校深造，目的地便選定設立在嶽麓山書院的湖南公立工業專門學校。

當時長沙的市容，古樸落後，房屋低矮，建材都是清一色的木料。大街寬度不滿一丈，巷道和小街僅够一輛人力車通行。石板鋪的路面高低不平，遇着天雨時，若腳踏着石板懸空的一端，污水飛濺，一不小心，滿頭滿臉可能被沾上點點污泥漿了。街道既窄，滿街看不到一株小樹和一塊綠地；走遍全長沙城，目之所及，沒有花草，也聽不見鳥啼。公立工專為當時全省最高學府之一，在那裏，一片田野風光，環境清幽，雜花生樹，以之與隔江的長沙市區相比，不啻人間天上，有若世外桃源。

借得堂兄證書報考

民國十四年（一九二五）六月底，就讀楚怡工業職業學校已滿三年。第一、二兩學年學習的是預科課程，預科兩年中，沒有歷史、地理、音樂、博物和倫理等課，連國文一科也只虛應場面，草草上過幾次課而已。全部功課表上排滿了英文、數學、物理和化學等課；以兩年時間，為準備

學工的學生打好科學方面的數理基礎，所有普通中學四年的英、數、理全部畢業，我在楚怡工專以兩年工夫全部學完。第三年進入本科，我選讀的是機械工程科，至此英文課沒有了，數學方面尚有立體幾何和微積分大意兩門，大部分是機械本行的專業課程。下午的授課時間，都在機械工廠內實習，如木工、翻沙工、鉗工和車床工等。第三年的功課，用腦的功課少，用力的時候多；這一年，對於楚怡工專漸漸的厭倦起來，引不起我的求學興趣了。當第三學年結束後，我決心離開楚怡工專，幸好我已有中學畢業的英數理等科的程度，關於史地博物等科，加緊自修，國文程度自知根底不好，只好碰碰運氣。最使我傷透腦筋的事，是缺少一張中學畢業文憑，不能報名應考。楚怡工專有兩位同班同學，一位尋學晉兄，瀏陽人，另一位是陳書棠兄，長沙人，他倆與我志向相同，也要向工專報考。書棠兄有一位胞兄名叫書樾，他就近商得哥哥的同意，用陳書樾的中學證書為自己報名應試。學晉兄商請友人以一片洗衣用的肥皂，雕刻成瀏陽縣某中學一顆校印，在文具店買張空白畢業證書，姓名欄填上尋學晉三字，蓋上肥皂刻成的假印，以魚目混珠方式，騙過報名處辦事人員的耳目，也順利地取得考試資格。我膽小，不敢違法，乃模仿書棠兄的辦法，寄封快信回鄉，父親也為我在一位族兄處借到一張中學文憑，這位族兄名昌利，父親兼程將昌利的證書親自送來，我以李昌利之姓名，取得省立工專的應考資格。

記得民國十四年的夏天，長沙市的氣溫很高，真有盛暑蒸人之感。在考前揮着熱汗加緊啃讀未曾學習的中學國文、歷史、地理及博物等課本，夜晚常常燃着蚊香，驅逐吸血的毒蚊，通宵達旦。楚怡工專的學生宿舍在東北角的局關祠街，而

工專所設置的考場，却遠在南門口附近省政府旁的長郡中學，一個在城南，一個在城北。在趕考之日，三更造飯，五更起程，檢點准考證（那時叫報名單）、文房四寶及三角板、兩脚規等考場上所應用的文具，以步行方式，直趨長郡中學試場。長郡為長沙的一所著名中學，學生人數衆多，教室有四五十間。迨我到達時，長郡校區內內外外，擠滿了考生，個個躍躍欲試，各顯神通，自思要在此出人頭地，全賴真才實學了。兩天考試下來，我的國文成績當然落人之後，史地博物等科，是臨時抱佛脚，也答得不完全；不過英文、代數、幾何、三角和理化等卷，答得差強人意，要在兩千多考生中，列入前五名之內，其公算尚在未定之天。工專辦事效率很高，考後約旬日即放榜，皇天不負苦心人，我不獨被錄取，名次還很高，在前十名以內，共錄取五十人而已。

考取預科一年甲班

湖南工專當時的校長是楊茂傑，留學德國學習工程，學養深厚，溫文和雅，與學生接觸機會甚少。當時的學校編制，與今不同，沒有設教務和訓導兩處，僅聘有一位事務主任，由教授胡庶華兼任，胡先生更與學生沒有任何接觸。學生在校一切放任自由，沒有遭受任何人的管理和督導，大多數穿著長袍，少數同學穿短裝。學校定有學生制服，於衣領左右兩邊各掛上四個以黃線繡成的字，左領的四個字是：「公立工業」，右領的四字是：「專門學校」，我入學之初，即花錢製制服一套，穿起來走在長沙街頭，有種驕傲的

神態。預科的組成份子，有三種來源，我們五十人是經過嚴格考試錄取的；第二種是由特科進來的，前一年經考試入學而數理程度稍遜者，大約有二十三人，編入特科補習英數理一年後才升入預科；第三種是工專附屬中學當年畢業的同學，直升工專預科。於是預科人才濟濟，約有百餘人，編為預一甲及預一乙兩班，每班有五十位同學，我被編入預科一年級甲班聽講。

同班同學與我交往密切者，有尋學晉、陳書棠、尋、陳兩位是楚怡工廠同班好友；此外劉經國、李鵬秋、成從修、吳迪寰等後來也相交很深。在此以前，嶽麓書院成立一千餘年來，從沒有收容過一名女性學生，直到在民國十年或十一年時，才第一次有一位女學長畢業於工專的應用化學科；她的名字叫曹芷真，長沙人。

我們入學時，曹大姐是化學助教，不愛打扮，穿著男性長袍，聽說她抱獨身主義，不擬結婚成家。跟隨曹大姐之後，當年與我同榜考取入學同學中，却有四位女性，一位是于均祥，長沙人；一位是左植，湘陰左宗棠之後裔；一名是徐國瑛，瀏陽人；還有一位是盛芳，長沙人。她們四朵花都編在預一甲班，座位編在教室中央的四個位置，一排中兩位，二排中也是兩位。此四人都是長沙著名女中周南和福湘畢業的，成績均好，讀書又用功，人也聰明漂亮，不獨為高年級學長所追慕，連各科授課老師，對於此四位女弟子亦刮目相看。每次大小考試成績，第一名坐定是于均祥，徐國瑛與左植也急追其後，並不馬虎。盛芳同學却是四位中最漂亮者，臉龐皎好粉白，身材

高高瘦瘦，說話時面泛桃紅，不折不扣的是一名校花，惟學業成績較遜。

在班上學業成績競爭劇烈之狀況下，與幾位好友商議，都不願長居女同學于均祥之後，大家約定三更燈火五更雞，懸標刺股般努力奮發，立志要壓倒于同學，奪取榜首。如是小考和大考，經過一年半的長期相互磨礪，于均祥學業始終獨佔鰲頭，屹立不搖。究其原因，她聰穎而勤奮之外，在考試時，遇有困難解答不出的地方，隨時向命題老師求教，老師見賢淑女弟子有難，莫不傾囊以告，因此于同學沒有解答不了的問題，這是她每科成績幾達滿分的由來。六十年前的往事，印象深刻，現在還烙印在我腦海深處。

預一甲的同學，在經過革命軍與軍閥作戰之破壞，學校一度停辦；十七、八年之間又經共產黨肆掠，再度受損，然在湖南大學（工專於十五年升格為大學）畢業者，約佔七成。四位女同學却無一人讀到畢業階段，于均祥於十六年夏經共黨保送留俄，進入莫斯科某大學學習共黨理論，研究馬恩列學說，從此脫離了工學範圍，後來聽說嫁給一名共產黨徒，最後不知所終。徐國瑛於十六年秋湖南大學停辦後，轉學到南京中央大學數學系就讀，十七年我在南京中央軍校六期求學時，曾見過面；後來她與平江李達（中大數學系高材生）結婚，不久又離婚，結果不詳。至於另兩位女同學左植與盛芳之下落，始終不明。

師資優良陣容堅強

預科的師資陣容堅強，課程也都是我所喜愛

的。英文老師姓黃，可惜忘其名，他是長沙人，年紀輕，大約不滿三十歲，翩翩世家子弟，留學美國多年，說一口流利英語，講課時雙目不敢面對學生。教本採用富蘭克林自傳，文法採用納氏文法第三冊及第四冊。他也強迫學生背誦文章，如美國第十任總統林肯所發表的「民有、民治和民享」那篇演講辭等。我們在黃先生誘導之下，熟讀幾篇名著，現在還能背誦，他是一位好老師，被學生熱烈擁戴。

教國文的是益陽戴韻珂先生，在前清有沒有功名，我們不知道。他編講義，未指定教本，四書五經背誦得滾瓜爛熟。戴老師進入教室後，站立在講臺上，不休不止地講課，沒有一句是自己的話，却不停背誦四書或經書，我們聽來感覺興趣。他扯古書，此句能呼應彼句，此段也能銜接彼段，滿口都是文，使學工的我們，從此也有了一些文學概念，我很喜歡他講課。預科第二學年，戴老師仍教一年級的國文，我班的國文課，改由汪根甲講授。提起汪先生，當時的湖南教育界沒有人不知道他，他是前清解元，名登金榜。他同時應聘在長沙各著名中學及大專學校兼課，是個忙人，因授課鐘點太多，顧此失彼，祇好輪流缺課。上課時，一面講書，一面口嚼洋參，滋補身體。汪師之教授法與戴老師不同，他講詩詞，講楹聯，也講典故。有次談一故事：某名士為輓一位妙齡女郎之喪，贈送一幅四字的輓帳，寫下「玉樓待召」，因此造成千古的笑話。原來玉樓赴召的典故，是恭維短命的青年男人。

某次在講授填詞時，也講了下面的故事：一

位收藏家有幅名畫，以重金禮聘飽學之士題畫，被聘的學者在酒醉飯飽之後，開始在名畫上題字，信筆疾書：「東邊一株樹，西邊一株樹，南邊一株樹，北邊一株樹」，收藏家站在旁邊看到這麼四句題詞，驚駭得冒出一身冷汗，滿以為這幅名畫被這位名士糟蹋了；但題畫名士不慌不忙繼續往下寫：「樹，樹，樹，緊不得離人住。前山啼鷓鴣，後山喚杜宇；鷓鴣啼，行不得也哥哥；杜宇喚，不如歸去，不如歸去！」東家改愛為喜，並予重謝。我一生沒有好好拜師學習國學，僅此兩年，獲得戴師和汪師的指導，才算步入了國學之門，師恩浩蕩，令我長久懷念。

講授大代數的老師是醴陵吳樹基（小石），吳先生是工專的前期學長，他不曾出國留學，但學有專長。大代數教得呱呱叫，課前的準備功夫做的徹底，課本上的習題，個個滾瓜爛熟，一提及便知。口齒清楚，不徐不疾，黑板字寫得好，信手畫在黑板上的圓形、正方形或橢圓形，個個勻勻稱稱。講課時眼看天花板，專心專意，點破難題不講一句閒話。他是一位教課高手，從吳先生那裏，更引導我走上迷戀於數學一科了。

初等應用力學課，最初是一位鍾先生教的，他教不好，被我們趕走了。換上來的是衡陽易幹球，美國留學回來的，一口衡陽鄉音，但教課尚負責。這門課講例題的時候少，解答習題的時候多，頁頁都有許多習題，解題的方法，要應用幾何和三角的原理，造成代數聯立方程式而後解答的。記得初學靜力學時，有許多在牆壁上掛畫的問題，圖畫放在木框內，框上方中間一根繩子，

套在一根釘子上，畫框底下再釘兩根釘子支持，習題上要求那上下共三個釘子所受力量之大小。那些題目使我發生興趣，我曾不惜花費很多精神，去求答案。在預一時，花在大代數、立體幾何和初等應用力學的自修時間特別多，至少佔百分之八十，印象很深。

預科二年級學解析幾何，由零陵唐英（藝菁）講授，唐師留學英國伯明翰大學，專攻土木工程。教學負責，不苟言笑，從不與學生講句閒話或聊天，令人生畏。考試極嚴，每學期被他「當掉」的同學很多，因此唐師上課時，人人提高警覺，聚精會神聽講，說不定隨時有舉行臨時考試行動。他講話慢吞吞，分析透徹，教授得法。抗戰時，他以所著「最小二乘法」一書及他的一些著作取得教育部聘教授的榮銜。唐師在湖南大學任教歷時半世紀之久，他是湖大的資深教授。民國二十年我讀湖大一年級時微積分學一科，也是他教授的。

唐師不獨教課認真，其為人正直，一絲不苟。記得一位與我在預科同班的同學，他於民國廿年寒假在湖大土木系畢業後，在岳陽公路段找到一份工作，公路單位以公函給湖大探問這位同學在校時的學行成績，當時的工學院長是唐師，唐師親自覆信，直言該生學行平庸，各科勉強及格而已，弄得校友們啼笑皆非，也一時傳為美談。

唐師的一位公子唐作（雪雷），畢業於湖大民二三級土木系，翩翩公子，精幹活潑，在校時與女同學有校花美譽之陳鏡戀愛而結婚。雪雷兄班次高我一年，來臺後，他先在基隆市政府任自

來水廠廠長，我倆來往密切。約於民國五十年他應美國某工程公司之聘，長才得展，工作稱意。其子唐浦君也是藝青師之孫，當我主持海洋學院院務時，考入海院漁業系就讀，因志趣不合，旋轉水產製造系，聰穎活潑，善彈吉他。我與唐師之關係綿綿延續六十年而不斷。

圖形幾何一科，是機械製圖的先修課程，預科的重要學科，每星期排了四節課。上午排了一節課，是解題和計算，要運用代數、幾何和三角去解題，下午三堂課是運用繪圖儀器於圖板上繪圖。我對這門課很感興趣，老師的教授法也好，只可惜年代太久遠了，我一時記不起老師的姓名來。我的書法歪歪倒倒，寫不成行，作畫更不能下筆，但對於機械製圖還感興趣，也畫得差強人意，這要歸功於湖大預科的圖形幾何一課所打好的基礎。

重智育缺課外活動

民國十四年還是軍閥統治時代，湖南省長兼督軍趙恆惕（炎午），推行省憲，北政府教育部的命令，不能向湖南下達。當時工專的教育，在德、智、體、羣四育方面，僅施行智育，徹底重視智育。各科教學絕不馬虎；考試非常嚴格，每週有小考，每月有月考，週期考時採全校同學混合編座制度，監考者川流不息的巡堂，如臨大敵。不及格者，沒有補考之補救，就自然地降級重讀。

有一種獎勵方式，凡學期平均成績各科達八十分以上，而平均超過八十五分者，有「特待生」之榮譽。特待生的姓名於下學期開學時，以鏡

框懸掛在講堂之外牆上，並免繳學費一學期，學費每學期為大洋十元。預科兩年除第二年下半年，因受北伐軍事戰爭影響未予期考外，我的成績尚佳，三個學期的平均分數，都超過八十五分，但國文成績每學期都在七十五分上下徘徊，因而喪失特待生的資格。當時沒有訓導課程，也沒有課外活動，既缺三民主義課程，也沒有史地課程。現在却想不起體育老師的姓名，也記不起上體育課的情形，可能體操課程也付闕如。三百位同學大都著長衫，而我的衣服都是母親親手紡織的平江大布，雇鄉下裁縫縫製的短裝。同學間或班級間沒有任何社團組織，一盤散沙，只顧啃書。當時尚無共黨份子煽動風潮，嶽麓書院經歷一千年一貫遺傳下來的淳厚優良學風，令人永遠懷念，我的學科基礎，在這兩年中紮下了好的根基。

飲食沐浴皆用溪泉

嶽麓書院院舍寬廣，房舍面積宏大，樓臺亭閣，花木扶疏，都是平房，古代建築，廊腰縵迴，簷牙高啄；室內多暖夏涼，窗明几淨。斯時也，我與好友尋學晉及陳書業共住一室，位於第一宿舍第二區，為書院的中心地帶。第二宿舍位於書院大門前的右前方，三間大夫祠改為學生第三宿舍。一、二、三宿舍均住男生，第四宿舍位於登山大道之右側，指定為女生宿舍。以現在的眼光來看，這四個宿舍至少可容納一千人以上，而當時同學僅三百餘人，我們佔住宿舍面積廣闊，房屋建築高度又在五公尺以上，活動空間既大，空氣又很流通，生活極感舒適。

一舍二區宿舍之左側不遠，是第一宿舍的大廚房。靜一堂位於我宿舍之前，該堂四分之三的面積放置靠背的長形木櫈，成行又成列地擺着，足夠全體同學集合聽講或集會之用；剩下的四分之一空間，作一舍學生（約五、六十人）的餐廳。廚房距愛晚亭風景區，沿着長年不竭的一溪泉水之堤岸前行約一百公尺即達。這條碧綠的源頭小溪，流入廚房，在山的泉水，沒有經過任何污染，比消毒後的自來水還要純潔清新，我們飲茶用它，煮飯洗菜用它，我們的洗澡水也利用它。回憶我自出生以來直到進入嶽麓書院以前，為着水的艱貴，用水洗澡的時候很少，在我的記憶中，半個月不會下盆洗一次澡；縱使洗澡，也不過用一兩臉盆的水擦擦身體而已，因之幼小時候會長出一身疥瘡，久久不癒。住進書院後，廚工大量汲引泉水進入兩具特製鉅大的燒水鍋，在大鍋上面豎立木質高桶（無底），鍋的容積加上木桶的容積，所儲存之水量大得驚人。鍋底下以穀殼做燃料，一天二十四小時供應洗澡熱水，有時水的溫度接近沸點，洗澡時要加冷水攪和方可，有了這種方便又舒適的衛生設備，加以洗澡盆又長又深，洗澡時異常舒適，無疑是種享受，我差不多天天下午放學後，光臨浴室一次，從此頑疾疥瘡很快就藥而癒了。

工專有一所設備完善的工廠，位置在自阜亭右側的田野間，有寬闊的公路可達。佔地約三四公頃，自成院落，有鉗工廠、車工廠、翻沙工廠、電機工廠、水力及材料強弱試驗室等，規模頗大。並裝置有兩部發電機，供應校區內的照明電

力，每天黃昏時發電，到晚上十一時即停電，師生必須於十一時前就寢。同學們要開夜車時，都點亮煤油燈或臘燭來臨陣磨槍。我却沒有夜讀習慣，準於十一時前就寢，不過每日黎明即起，起床後帶本要讀的書，以輕快步伐走向廚房，穿過愛晚亭，登上石徑，有時在黃興（克強）革命先烈墓園停下，有時也橫走幾百公尺爬登蔡錫（松坡）墓地，或者一鼓作氣攀登二八〇公尺標高的禹王碑，迎着出山的旭日，面對浩浩湘水，向着仍在肝睡的長沙古城，一面呼吸着新鮮空氣，做做八段錦晨操，一面俯下頭來，翻開讀物，聚精會神，陶醉在這種寧靜清曠的氣氛下，原來看不懂的公式或原理，現在也能無師自通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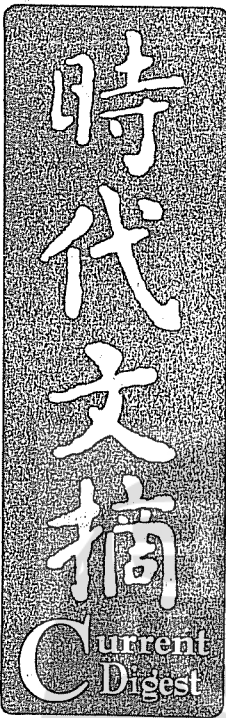
這樣美好的環境，值得我流連享受，所以無分晴雨、寒冬與酷暑，每日攀登嶽麓山嶺的早讀，絕不會輕易放棄的。

翻印西書方家獨專

湖南工專所採用之教本，除國文一科由任課老師編印講義外，其餘都選用英文原本；不是英國教本，便是美國教本。洋書成本昂貴，一筆巨大的購書費，學生負擔不起。民初時，工專延聘留日專攻印刷的一位留學生回國，這位留日學者名叫方鶴霞。方先生平江人，與我是小同鄉，長我二十餘歲，因購書結交，後來於民國十六年暑假，他聘請我為家庭教師，為其長女巍巍補習數理和英文，交情深厚。提起方先生，我們該承認他是我國印刷界一位偉人、發明家。他的發明直接幫助了近六十餘年來大學及研究所的所有學子，間接是推動我國高等教育的功臣。翻印西書的技術，是方鶴霞獨自研究出來的成果。西洋書的翻印，始於民初，大概是民國十年前後，他在湖南工專印刷所首創的。工專圖書館向英美買回一本西書，他拆開後一頁一頁製版，印出來的文和圖與原書竟絲毫無異，可以說完全一樣。裝訂成書後，除封面燙金稍貴外，所費成本僅紙費加工

資而已，學生個個買得起。原本重裝後仍交圖書館典藏。我在湖大前後就學六年整，所有方先生經手翻印的書，關於數理、電機、機械工程方面的都收購一本，所欠書款約大洋二百元，二十四年底才還清楚。民國十八年方先生應天津北洋大學之洽聘，在北洋大學創立一所規模宏大的印刷所，除供應北洋學生所需者外，並對全國各大學供應翻版書。

從此，方氏印務擴大了，他的徒弟們背叛他，紛紛脫離他的掌握，獨立創業，後來上海開設多家，他的翻印秘密技術和配方都成了公開的秘密；以至全國各地和現在的臺灣西書教本都是翻印的，翻印本在學校做教本，想不違法，在臺灣却嚴禁西書翻印本出國。方先生身材魁偉，講究穿著，夏著綢葛長衫，冬服名貴皮袍，待人處事，笑臉可親。他的印刷技術貢獻於社會國家之偉大成果，特為之介紹，值得紀念。（未完待續）



最值得您永久保存珍藏的好雜誌
第一期至六十期
廉價優待中外讀者

時代文摘每期均刊有名家從未發表之創作文稿，一頁頁、一本本都是名作家傑作，內容精彩，百讀不厭，自民國六十九年八月創刊迄今已暢銷海內外最受讀者歡迎。第一至六十期尚有少數存書合售新臺幣肆仟元優待中外雜誌讀者祇收貳仟元郵撥〇〇一四〇四四一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立即寄書（國外另加郵費新臺幣壹千元）